

# 我沒走火入魔

／李艾媚

我和仁自小生活在華人傳統式的家庭裡，父母都是拜偶像的。逢年過節，總少不了殺雞宰鴨，燒香點燭的拜神拜祖先。

仁的母親（即家婆）尤其虔誠。初一、十五，總不忘燒香祭拜大伯公。其他還有祭白虎啦，送神上天啦等等一大堆習俗，數也數不清。

我在婚後，幾次隨家婆到大伯公廟去。家婆會遞給我一大束點燃了的香，叫我跟在她後頭，這兒拜拜，插三支香，那兒拜拜，再插三支。有時被煙熏痛了眼睛，眼淚直流，再睜開眼已失去家婆蹤影。茫茫然不知接下來要拜哪一個神。心裡總巴不得快快把手中的一束香插完，以便溜到外面去透一口氣。由於心不誠，去了好多次都搞不清哪一尊神像必須先拜，哪一尊可以稍後才拜。

媽媽雖也拜偶像，但祭拜的儀式卻簡單很多。和家婆比較起來，媽媽實在是「不大會拜」。婚後回娘家過節，看到媽媽簡簡單單地拜，我會賣弄從家婆那兒學來的一點皮毛問媽媽：

「爲什麼您沒有拿著香拜？」

「爲什麼您沒有把酒澆在燒過的紙錢上？」

「爲什麼您沒有在紙衣服上寫上姓名及地址？爸爸收得到嗎？……」

「爲什麼……」

媽媽每每被我問得不耐煩：「哎呀，青青菜菜（福建話，意即隨隨便便。）就好了，何必那麼麻煩。」

清明節祭拜老祖父、老祖母時，我和仁總愛拿那些幣值大得驚人的冥幣來開玩笑：

「哇！一張就值一百萬，老祖父發達囉！」

「爲什麼不在後面加多幾個零，這樣只燒幾張就夠用了，也不必蹲在這兒被烤得像燒雞啦。」

孩子們則愛拿那些紙糊的衣服及日常用品來研究：

「媽，這些衣服及褲子的邊都沒有糊起來，怎麼穿啊？」

「這個大哥大電話能打嗎？裡面空空的哦。」

「他們（陰間的祖先）的電視機收看哪裡的節目？他們有本身的電視節目嗎？還是收看馬來西亞的頻道？」

這些問題常常連珠炮似地向我轟來，我照例施展太極十八式，輕輕鬆鬆地一一化解——「去問爸爸去。」仁會笑嘻嘻地，煞有其事地回答他們：

「能穿——燒給他們就能穿，每個人都這樣穿。」

「打得通——喏，這樣這樣（用手指裝模作樣地按號碼）壓壓幾下就可以了。哈囉，老公太是嗎？我是××啊，您好嗎？上次寄去的錢收到了嗎？……」

「他們的電視機厲害呢，全世界的節目都收得到，何止馬來西亞的第一波道和第二波道。」

孩子們聽了爸爸的解釋，目瞪口呆，半信半疑，待看了爸爸那張嘻皮笑臉，才驚覺上了老爸的大當。但還是忍住疑惑地說：「真的咩——騙人的！」

嚴格說來，我和仁拜神時都不是很虔誠的，我們都對這些風俗習慣存有太多疑問。不過，在遇到疑難不能解決時，我們也會到廟裡去求一支籤，期望從籤中得到一些指示。也會因頭痛屢醫不好而到乩童那兒去，讓那個被李白上身的乩童在頸上扎金針。那真是一次恐怖的經歷。是我第一次，也是最後一次找乩童治病。仁和我都難忘那可怕的情景。

我第一次聽到耶穌的名字，是在念初中時

。當時學校裡有幾位比我們高兩班的同學很熱心傳教。當到我們課室裡分發小冊子。我那時雖長得瘦瘦小小，但卻又調皮又愛搗蛋。那些小冊子都被投進垃圾箱。對那幾位傳福音的同學也不友善，常愛和幾位臭味相投的同學聯合起來給他們取綽號，頑皮透頂，想也不會想過要去接受福音。

出來社會工作後，因為為人師表，加上人大十八變，所以身上的調皮之氣已不復見。二十一歲那年，和仁及另一位女同事一起到巴南河上游的一個小鎮執教。當時三個都是單身貴族。仁單獨在一間由課室改建而成的宿舍。我和那位女同事則住在他的隔鄰。

由於小鎮周圍都是原始大森林，所以神奇怪怪的事特別多。什麼山神啦、幽靈啦、拿督公、降頭術啦，盡是一些叫人聽了毛骨悚然的東西。鎮上一位中學男教員常愛在晚飯後到我們宿舍來談天。此君滿肚子鬼故事，講故事的本領又是一流。往往一個晚上的故事聽下來，三魂已去掉六魄。那個時期，我特別「愛」神，特地寫信回家要求媽媽買一個小佛像，火速寄給我，以便佩戴在身上除妖辟邪。

一次，鎮上一位少女緊張兮兮，上氣不接下氣地跑到辦公室來找我：「李老師，李老師，不好了！有幾個木山工人在我們店裡買東西，其中一個拿著一張你的相片，給他的同伴看，還在那邊談論你呢！」

我滿頭霧水：「什麼相片？我沒送相片給別人啊。」

「真的！我沒騙你，相片中的你站在校門

旁，穿著那件紫色的衣服。」小女孩唯恐我不相信，特別加強語氣。

我們幾個研究過後，一致認為那張相片是偷拍的。仁隨口說：「說不定是用來做降頭術的，要把你娶回去做老婆。」

雖是一句無心的，開玩笑的話，倒是提醒了我。我慎重其事地對仁及另一位同事說：「你們如果看到我有什麼異樣的舉動，一定要以第一時間通知我家人，並且要想法去找會解降頭術的人來救我。」

仁好整以暇，「哪裡能夠救你，到時你一定不睬我們的了，我們如果救你，你一定會更討厭我們。」

說的也有道理，中降頭術的人六親都不認，哪裡還會認得同事們。但我還是一再央求他們，不要見死不救。

過了不久，仁病倒了，頭痛發熱。鎮上有一位精通醫理的老人開了藥給他吃卻不見效果。拖了兩天，不得已只好請一位外籍傳教士夫婦來為他診治。傳教士為他打針，（不知是什麼針藥，每次一針扎下，仁都痛得入心入肺。）給他吃藥，病情稍有起色，但人總是昏昏沉沉的。

一位朋友叫我們去請另一位會算命的老人來看。老人請來了，進入仁的房間，看他的額頭，看他的氣色，看他的手掌……從他的頭一直看到他的腳。然後對我們說，仁沖撞了五路亡神，必須買一些香燭冥紙，在某某地方燒給這個神。又教我們燒的時候，要如此這般地念給神聽。我們在無法可施之下，只好照老人的辦法去做。說也奇怪，冥紙燒過後，仁真的

慢慢好起來了。

經過這件事後，仁有感於小鎮上怪事太多，很想到教堂去聽聽福音。我當時年輕好玩，去教堂是一件新鮮事，當然不迭口贊成。但可惜幾次要去，都臨陣退縮，終究還是沒去成。

這以後，我們回到美里，在一個小鄉村工作，生活過得安逸又平靜，周圍也沒什麼詭異的事件發生，也就完全忘了要去「參觀」教堂的事。過年過節，照舊跟著家婆拿香祭神，求神保佑。

這期間，我們常跑圖書館。小說一本一本地借回來，啃得不亦樂乎，漸漸地，很難再找到書來看了。不是已看過，就是不合胃口。有時在書架上翻了老半天，還沒法找到一本可看的。最後索性圖書館也不去了。

新圖書館開放後，我們又開始往圖書館鑽。除了小說，我發覺自己對有關宗教的書籍發生濃厚的興趣。尤其是一些基督徒所寫的見證。那些發生在他們身上的奇妙事跡令我迷惑；牧師們全心全意事奉神的精神令我感動。我在迷惑、感動之餘，忍不住把這些好書介紹給仁，但仁每次均大大不以為然：「唔——不要太相信，這些事情，一萬個人裡面也許才找到一個，那些沒得到醫治的人你怎麼說？如果上帝這麼好，他應該把每個人都治好……」總之冷水是一大桶一大桶地朝我淋下，可是我又不聲不得，因為我也有同樣的疑問：「是呀！神既愛世人，為什麼不讓世人都過得幸福快樂？」

除了在圖書館借書之外，偶而有些教會也會派人到我們的住區來傳福音，分發小冊子。

仁一見這些人，總是溜之大吉。我獨自接待這些客人，毫不客氣地提出種種疑問，也不知是期待他們能釋去我心中之疑，還是期待我的問題能駁倒他們，內心矛盾之至。

客人走後，我會詳細閱讀他們所贈送的小冊子。仁總不忘提醒我。「不要入迷，被拉進去（即信奉基督教）就麻煩多多了，最好是敬而遠之。」

我偶而會半開玩笑地回答：「看看而已嘛，又不犯法，不過我很想去相信哦。」嘴裡這麼說，心裡可沒真的這麼想。因為我也真的怕信了後麻煩多多。

如果不是媽媽，如果不是媽媽的病，我想我會一直對基督教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。驚聞母親罹患肺癌之初。我和弟弟都明白醫生是不可能醫好母親的，醫生也不可能消除母親在癌症末期的可怕痛楚的。一想到母親在離開這個世界前可能須忍受極大的痛苦，我就心痛如絞。既然萬物之靈的人已不可能為媽媽做些什麼，我和弟弟只好寄望於無所不能的神了。

表面看來，好像是我弟弟把母親帶進教會，換個角度來看，也可以說是神藉著母親把我和弟弟帶到他的面前。我要為此獻上感恩的心。

母親患病期間，我開始去教堂，帶著滿懷的希望與滿腹的好奇而去。我熱切地向母親敘說我所知道的，少得可憐的有關耶穌基督的事跡。也不厭其煩地把自己所聽來的，所看來的（從書本上）見證告訴媽媽，為的是要加強媽媽對神的信心。因為牧師說：「要信才能得救。」

而我本身的信心則常隨著母親的病情而大起大落。母親病情稍好，我會帶著喜悅虔誠的心感謝上帝。母親病體稍差，我則在上帝面前對絕望悲泣。

大半年來，日子就在時而滿懷信心，時而悲傷哭泣的情況下度過。然而，不管是歡欣還是悲傷，我對神的禱告卻不曾間斷。

仁眼看我為母親的病而焦急神傷，不忍心再激我冷水。也就任由我陪伴母親到教堂去，但他心中卻是極焦慮的。只因他認為，他的妻子已經走火入魔。

母親去世後不久，我告訴仁我決定在某月某日接受洗禮。仁聽後反應激烈，大力反對。他列出了數十條不成理由的理由（對不起，仁：你的理由由真的是不成理由），苦勸我回頭，彷彿我已病入膏肓，無藥可救。

從那時起，宗教信仰成了我們之間的敏感話題。感情上，我們比以前更親密。我們更關心對方，更體貼對方，但只要接觸到「信仰」的問題，仁就會像刺蝟似的，豎起他全身的刺，準備和我展開舌戰。

每個晚上，睡床成了我們辯論的場所。我請求他讓我去教堂，讓我受洗。他則反過來要求我遠離這些「神秘的東西」，不要讓它們影響我們的感情，影響我們的家庭。他說他有責任保護我，有責任救我。我和他講道理，他批評我越來越像傳教士。這一類的談話常常因為誰也不肯讓步而持續到凌晨一兩點，最後還是不歡而散。

日子一天天過去，我們之間的關係越來越不對勁。我們都深愛對方，都不願對方受到傷害。但宗教問題卻使我們身心俱疲。仁千方百計要救我。（他已把我當成中了降頭術的可憐蟲。）唯恐遲了拯救不及。我則擔心他成日鑽牛角尖而傷了身體，再加上每晚因談判而睡眠不足，那陣子，我們兩個的精神頻於崩潰。「愛」在這時刻反而成了我們的負擔。

一直到有一天晚上，孩子們都睡了。我們相偕著觀看錄影帶，看到其中一段描述一個做孫子的，在入獄前抱著他親愛的祖父，悲傷地叫祖父要好好照顧身體。有病痛要趕快去看醫生時，我突然想起了媽媽，一時悲從中來，哭倒在仁懷裡。仁緊緊擁著我，叫我不難過，並說他會永遠永遠照顧我。

那天晚上，我思前想後，覺得做人實在沒有意思，喪母之痛已難忍受，丈夫又不諒解自己，這場仗又不知要打到何時，想到傷心處，眼淚又滾滾而下，忍不住再一次對仁提出哀求：

「請不要再因為我去教堂而生氣吧！你不快樂，我也不快樂，你如果真的愛我，真的對我好，就不要再阻止我去教堂。」

仁聽後唉聲嘆氣，問我是否還記得以前在小鎮上被人偷拍照片的事，又問我當時說些什麼。我知道他提起這件事的用意，但還是把答案交給他：「我要求你救我，但現在的情形不同，中降頭和信奉基督教完全是兩回事。」我耐著性子解釋。

「一樣的，現在我要救你，但你卻不讓我

救了」仁的聲音中透著一絲疲倦與無奈。

五六十天來，每個晚上無結果的談判，使我們精疲力盡。我們都願意敞開心扉來解決這個問題。仁要我暫時不接受洗禮，先觀察一個時期，再作決定。爲了表示對他的尊重，我接受了他的意見。附帶條件是他必須很樂意地，每星期兩次讓我到教堂去，以便觀察。我們在凌晨三時二十分左右達成協議，結束了這場爲期兩個月的「信仰之戰」。

在我面對宗教與家庭互相衝突的困擾時，

周圍的朋友本著愛護我的心，給了我不少忠告。他們一致勸我以家庭爲重，（其實我從來不會不愛我的家。）暫時把信仰放在一邊。一位遠方的朋友更寫了洋洋兩張信箋來，勸我謹慎行事，珍惜家庭幸福。

我很感激朋友們的關懷，但我始終不願改變我的決定。我希望今後有朋友問起我們的宗教信仰時，仁不會再搶著回答：「我們都是拜

神的。」而是開開心心地說：「我太太是一個基督徒，我雖然不是，但我很樂意陪她去教堂，因爲丈夫陪太太是應該的。」

當然，我更希望有那麼一天；當我想偷懶不去教堂時，仁會一把將我拉起，「來，懶惰貓，讓我帶你去教堂。」

啊！那真是一件再美好不過的事。

## 家備碘酒一瓶，

# 全家可望安寧

／羅星照

強大的殺菌作用。它不但可以殺死一般致病菌，還能殺死真菌、病毒、衣原體和阿米巴原蟲。其藥理學作用是，它能氧化細菌原漿蛋白質的變性而起殺菌作用。實驗證明0.005%的碘酒，在一分鐘內就能殺死大部分細菌；而我們通用的是2%的碘酒，其濃度比前者大四四〇倍，可想而知它的殺菌作用更大、更快了。其治療方法是：用消毒棉球蘸碘酒塗擦患部，口腔粘膜病變日塗一、二次；皮膚病變日塗一、四次。一般一、三天就好了。

鑒於碘酒療效快，患者能耐受其刺激性，用藥方便，又不需要到醫院排隊候診，自己可在家中治療，費用極微。它真是個符合多、快、好、省的理想藥物，值得推廣應用。

家備碘酒一瓶，一家老幼可望安寧。但須注意的是：眼部病變以及對碘過敏者禁用。其次，碘酒不能和紅汞藥水同時使用，以免腐蝕皮膚。

，真是費時費錢。

根據筆者數十年的臨床工作經驗，這裡介紹一種簡單，行之有效的治療方法。那就是單用碘酒塗擦患處就可很快治愈這些疾病。

爲什麼碘酒有這樣好的療效呢？因爲它有

目

前，對於毛囊炎、癰腫、膿疱瘡、瘰癧、扁桃腺炎等一般皮膚、粘膜感染性疾，一般醫院都是以注射或口服各種抗生素，並塗擦各種消炎軟膏來治療的。這種療法，療效雖然好，但費用比較昂貴，還要去醫院排隊就診